

长篇小说

慈禧太后隐瞒了什么

大清宝藏¹

慈禧太后私家宝藏的神秘传奇 三天四夜◆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慈禧太后隐瞒了什么

大清宝藏¹

慈禧太后私家宝藏的神秘传奇 三天四夜◆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宝藏. 1 / 三天四夜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55-0798-9

I. ①大…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4385 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大清宝藏 1

作 者	三天四夜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798-9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1
001 义庄命案	3
002 恶鬼岭	13
003 难以逃避的女人	23
004 天红楼	32
005 疤鞋匠之死	41
006 裸体死尸	52
007 九金刚下山	61
008 囚徒交易	73
009 诡怪的病	86
010 女人	95
011 二夫人	108
012 杀人嫌疑	122



目 录

CONTENTS

013 进局	133
014 木樱居	145
015 乾门八卦锁	156
016 烤鱼	167
017 抱山卧虎	178
018 黑雾	192
019 中毒	204
020 一迎二拜三请四跪	219
021 鬼火	229
022 血池	238
023 双尸同棺	250
024 封魂囚魄琉璃棺	262
025 茶诗	275

引子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侵中国，先攻占天津，随后向北京进犯。清朝廷大慌，随即任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直接逼入北京。咸丰帝赶紧“扔下”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仓皇从圆明园逃亡热河，并于翌年七月在热河极度抑郁和痛苦中病逝，同年只有九岁的同治皇帝即位。回京后的十一月，慈禧太后勾结奕訢发动“北京政变”，清除了咸丰临终前所任命的八名顾命大臣，从此两宫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二十年后，东太后慈安逝世，慈禧一人独揽朝政。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已入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我们下来要说的故事，却是离得京城有万里之遥的南疆。

这日骄阳方得西下，空中突然阴云密布，大有暴雨之兆。只见远方的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一辆马车，由南往北，缓缓行来。

马是高头大马，黑毛白鬃，四蹄踏雪的好马。车是寻常车驾，不见稀奇。此时风声正烈，但见马车之上承载着一件长形的物体，全身用一层黑布包裹着，不见本来面貌。

马车之侧，还走着四人，此四人道士模样打扮，见车行缓速，便张开双臂顶住车子，吃力地推了起来。不多时，车子便从路上转进一片树林小道，再过些时，在一间屋前停了下来。

此屋破败，门楣之上悬挂着一面破匾，上书“归义庄”三个字，此屋门庭宽阔，不像有人居住，四人将马车牵进屋内少时，天空便雷击电闪，暴雨

大清宝藏 1

狂倾而下。四人掏出火折子，在东西南北各点燃了一支蜡烛，屋子里瞬间明亮了起来。

借着烛光，四人遂上去查看起了车上的物体，似乎并无大碍，四人查看了一阵，便各自回到烛火旁边，盘膝坐下。此时屋外雷声依旧，暴雨倾狂，四人宛如不闻，缓缓闭上了双眼。

忽然这时，一声巨雷通天炸响，但见南边的烛火摇了两摇，扑的一声，竟然熄灭了。四名道士猛然张开双目，目光瞧向马车，脸色俱变。

只见马车上包裹那件物体的黑布，竟然出现了数道裂痕。四人一跃起身，抓起肩上的大麻绳，将那件物体连同车子一道捆了个结实。

方做好这一切，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大风，竟将余下的三支烛火也通通给吹灭了。也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喀嚓嚓一声巨响，之后便就没了动静。

001 义庄命案

这一夜的风雨好生了得，实属近年难得一见。所幸大雨大风只下了一夜，转天就出现了好天气。

早晨太阳刚露出脸，翟伯叔就起来了。翟伯叔是归家村的里正（村长），归家村离得归义庄东北三四里地，是一座不小的村子。

翟伯叔起床吃了早饭，正捧着刚泡的早茶走出院门，就见得本村的放牛娃小顺子慌慌张张地向他家奔跑过来。

小顺子瞧见他，忙出声大喊起来：“里正，不好啦，不好啦，死人啦！”跑到面前，已是气喘吁吁。

翟伯叔有一些奇怪，问：“小顺子，你慢慢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好了，里正，义庄里头有死人了！”

“死人？”翟伯叔惊疑一声，“什么死人？是谁死了？你讲清楚一些。”

“我也不是很清楚，早上我去南山坡放牛，路过义庄，就见到里面有人死了。里正，您快点去瞧瞧吧！”

“那好，我们立刻就瞧瞧去。”顺手把手中的茶杯往院门口的大石头上一搁，领着小顺子一溜儿跑去了。

二人一路连奔带跑，到了义庄之时，发现义庄内外已经聚集了好些村民，有人见得翟伯叔到来，大喊起来：“里正来了，里正来了——”

村民们看见，自觉地让开义庄大门，让翟伯叔进内。

“怎么回事，里头可是谁死了？”翟伯叔边上前边说。

“不晓得哎！里正，这几人是生面孔，咱们都不认识。”一名黑脸汉子如是说。

翟伯叔瞧了瞧，见得义庄内有一辆马车，马已倒毙而死，马车周围，尚

大清宝藏 1

还仰天死着四名道士。翟伯叔近前察看了一番，发现四名道士死状奇怪，全身焦黑，身体表面却无伤痕。

“里正，您瞧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那黑脸汉子问。

“不好说，但肯定不简单。”

“里正，您说这些人怎么会死在了咱们的义庄里头？”

“这个……我想这几名道士应该是路过，遇上了大雨，到义庄里头躲雨来了，却不想……”

“里正，您说这马车上拉的是什么？”

“有可能是棺材。”看了眼那马车上的东西，“小顺子，你上去把那黑布给揭开瞧瞧。”

小顺子缩缩脖子，胆怯地瞧着里正。

“没有用的东西，让我来。”那黑脸汉子不屑地瞧了眼小顺子，跨身上前。三两下扯下缚在上面的麻绳，扯住一处已然裂开的黑布使力一扯，刺啦一声，一大块黑布已被撕扯了下来。

一件黄澄澄的物体霎时显露了出来，黑脸汉子一阵迟疑，突然面色一变，激动地嚷道，“这——这是金子，这是金子——”

翟伯叔走上前去，看了看说：“这好像是一副金棺！”

此话一出，现场顿时躁动起来，当下便奔上来四五个村民，帮忙把金棺上的黑布尽数给撕扯掉了。这副金棺的大小与寻常木棺相仿，但每一面均镂空有一条四爪金龙，还有一些满文。

瞧这阵势，金棺之内的人物必当极非寻常，不是皇亲贵族，便就是封疆大吏。翟伯叔的眉头逐渐拧锁了起来，如此一副金棺落在归家村，亦不知是福还是祸？

有村民建议将金棺抬回村子，便就是棺内空空如也，如此大的一副金棺，就是熔成金锭分发给众人，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在这乱事之秋，有点金银护身，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翟伯叔摇摇头说：“话虽不错，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若给朝廷知道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如今朝廷已经是自顾不暇，哪有那个闲工夫管我

们。再说了，这事只有我们归家村的人知道，大伙都不说，朝廷又怎么会知道。”那提建议的村民如是道。

他话一出，便有不少人随声附和。

“不可不可，这事不能鲁莽，万一出个什么岔子，归家村就有可能遭受灭顶——”

翟伯叔话未说完，就有村民急着问：“那里正您老是什么意思？不妨说来给大伙听听。”

“这个——”翟伯叔说着犹豫了一下，接着说，“这个我还没有想好。”

“要不我们把金棺抬到衙门里好了，交给衙门的人处置，你们说怎么样？”又有村民出起了主意。

“不行，护送金棺的四名道士已经死了，要是衙门老爷追究起来，我们便就是没有杀人，也要落得个嫌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翟老四第一个就举双手不同意。”那黑脸汉子说。

“翟老四，那你说怎么着好？”

“这个——”翟老四搔搔头，拿不起主意来。

“这事确实够麻烦的，我看要么这样，金棺先让它置在义庄里头，咱们全村人开个会，到底怎么着，大家都帮忙出出主意。”翟伯叔说。

“我看现在这个事情也只能依里正这么办了。里正，那这四个死道士该怎么处置？”翟老四说。

“先一同在义庄放着吧，等有了妥善的解决法子，再行处置。”

“里正，您说这金棺里头的人到底是谁？里面都有些什么来着？要不咱们把金棺打开来给大伙瞧瞧？”翟老四的话声刚落，就听见义庄外面响起一声喝止之声，“金棺不能开！”

翟老四愣了一愣，众人的目光都朝义庄门外瞧去，只见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瞎子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翟老四瞧见说：“瞎子陈平，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你一个瞎子来的地方。小野种，你赶快扶你的瞎子爷爷回家去。”^{*}

那小姑娘差不多八九岁的年纪，瞧着翟老四一张黑面凶恶，吓得不敢再走了，紧紧往瞎子身上依了依。

瞎子拍了拍小姑娘挽着他胳膊的手，说：“不要怕！”二人往前又走了几

大清宝藏 1

步，停下来，“里正，这金棺不能开啊！”瞎子如是道。

翟伯叔本也不同意开棺，但听瞎子陈平这样说，心里也有些奇怪起来，问：“这话可怎么讲？”

那小姑娘一直瞧着翟老四，依然显得很害怕的模样。瞎子陈平说：“里正，这副金棺落到我们归家村，实是我们归家村的祸而非是福，倘若处理得不当，我们归家村有可能要遭受灭顶之灾。”

翟伯叔眉头一皱，说：“有这么严重？”

“里正，您别听瞎子陈平胡说，这事没有这么严重。”翟老四首先质疑起来。

“我没有胡说。里正，这金棺的面上是不是都有一条金龙？还有一些满文？”

“不错，你怎么知道的？”翟伯叔奇怪地问。

“婧儿告诉我的。里正，那四名道士是不是都死了？且全身焦黑，却无半点伤痕？”

“嗯，确实如此！”

“那就对了。婧儿，你搀扶我到棺身面前。”

那叫婧儿的小姑娘一直瞧着翟老四，瞧他凛威立在棺前，便战战兢兢地搀着瞎子陈平上前。瞎子陈平伸出手掌抚摸着金棺上凹凸不整的棺身半晌，又凑过鼻子嗅了一嗅，突然摇了摇头，叹息一声说：“这副金棺果真是有问题！”

“到底出了什么事？”翟伯叔颜色微变，诧异地问。

“里正，乡亲们，不知道大家可想过这四名道士是如何死的？”

“这四名道士全身焦黑，像是被火烧死一般，可是他们身上的衣裳却是安然无恙，难道是中了毒？”翟伯叔猜测说。

“里正就是里正，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中毒而死。”瞎子陈平说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一下，过了片刻才又说，“不过他们中的并非是寻常的毒药，而是尸毒。”

“尸毒？”翟伯叔惊讶一声，“哪里来的尸毒？”

瞎子陈平深叹一声说：“历来茅山道士便有降魔伏妖之能，里正您为何

大清宝藏 1

不想一想，这样一副金棺，里头躺着的必定是一位非比寻常的人物，怎么押运的人竟是四名茅山道士，却不是兵丁官差？难道这些，里正您还不够明白？”

“这么说，这金棺里头是——”翟伯叔显得有一些惊慌，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瞎子陈平就接了过去：“里正你猜测的是，这金棺里头躺着的确实是一具僵尸。”

“什么，僵尸？”翟老四惊讶一声。

此言一出，归家村的村民都有些不安起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翟伯叔急忙出声控制了场面，问瞎子陈平说：“倘若真是这样，那这四名茅山道士真就是受尸毒所害了？那这副金棺我们该如何处置才好？”

“金棺里头既是僵尸，那就绝不能运回村子里面，也不能报官，否则尸人出棺，后果不堪设想。”

“那我们就用火烧，把僵尸烧死在金棺里头。”翟老四建议说。

“不可！”瞎子陈平不赞成，“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大火很难烧透金棺，这个法子不妥。”

“若真如此，那该如何是好？”翟伯叔担心说。

“此时天色尚早，依我陈瞎子看，当下唯一的法子，就是趁僵尸尚未完全成型之际，把这副金棺给埋了。我陈瞎子虽不是茅山传人，却也略懂得些风水之道，知道南山坡有一处阳刚穴位，埋此金棺，正合道理。”

“这事绝对不行！”翟老四反对说，“里正，您老不要听瞎子陈平胡讲乱说，这么一副大金棺，岂能说埋就埋了。再说，金棺里头的僵尸不是还没有成型，我们只要把金棺抬到太阳底下，打开棺盖晒一晒，就是晒不死他，相信也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了。”

“呵呵——呵呵——”瞎子陈平一阵大笑，说，“如果有这么简单，那就好了。翟老四，金棺被尸气吸着，白天根本就打不开，你如果不相信，尽可以去试试。”

“他娘的，我就不信那个邪了。”翟老四有一些气恼，嘴中喊道，“毛树根，翟黑皮，占大山，你们几个过来帮一下忙，咱们把金棺抬到外面去，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都打不开它。”

大清宝藏 1

“翟老四，别说我瞎子没提醒你们，这四名道士是怎么死的？就算金棺被你们给打开了，只怕你们的性命也就堪忧了。”

如此一副金棺，谁见了不眼红，毛树根几人听翟老四叫他们帮忙，赶紧走了出来。突然听到瞎子陈平这样说，又瞧了眼地上已经死翘翘的道士，又都犹豫了起来。

“毛树根，你们不要听瞎子陈平瞎说，只要我们把金棺里头的僵尸给解决了，那我们整个归家村就都要发了。”翟老四见大伙迟疑不定，又鼓动起来。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老子已经穷够了。翟老四，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老子听你的。”一阵犹豫之下，占大山首先开口说。

“我也听你的。”翟黑皮搓搓手，也跟着表态。

“好！”翟老四说道，“既然大伙都是一个心思，那咱们就赶紧动手，现在已经快到中午了，太阳正烈，咱们把棺盖打开，晒死他娘的。”

几人说干就干，毛树根虽然没有直接表态，却也跟着忙碌起来。四人先移开四名道士的尸身，然后用麻绳给金棺箍了几匝，砍来两根碗口粗的松树，抬了起来。

殊不料金棺沉实，四人咬紧牙关，也未能把金棺抬动分毫，反倒把自己累得够戗。翟老四气恼地说：“你们大家不要老站着瞧热闹，都上来帮忙呀，这副金棺可是大伙都有份的。”

人群一阵骚动，却也没有人上去相帮，这时候，里正翟伯叔开口说道：“翟老四，你们几个不要瞎弄了，我觉得这事得依陈瞎子说的法子办，这四名道士死在这里就是最好的见证，万一到时若出个什么事情，你这不是害了大伙。”

“里正，您不要听瞎子陈平的话，我怀疑这老小子没安好心，想独吞了这副大金棺。”

“呵呵——”瞎子陈平笑了笑说，“翟老四，这金棺连你们四个人都拿它没辙，我一个瞎了眼的老头子，我就是想不安好心，只怕也没那个本事。”

“你一个瞎子是不行，难道你不能找帮手？”

“找帮手，找谁？这整个归家村谁会帮我？难不成你指的是婧儿？”

大清宝藏 1

“这么一副大金棺，谁看了不眼红，就是你不找人家，人家也会主动找上你，到时候你还怕没有帮手。”

“你说有人会主动找上我，难不成就是翟老四你？”

“瞎子陈平你不要在这里瞎说，当心老子揍死你。”翟老四一捋袖管，气急败坏地说。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吵了。”翟伯叔瞧出气氛不对，当下出声喝止，接着说，“我相信陈瞎子不是那样的人，翟老四你就别说了，咱们就依陈瞎子说的办法处置。再说这金棺虽大，可是我们归家村人口不少，分起来一个人也分不了多少，况且这事要是给官府知道了，私熔金棺，那麻烦可就大了。”

里正翟伯叔一席话，归家村的众多村民听了似乎觉得这事做起来是有一些得不偿失，当下便有人出言撇清关系，宁愿金子不要，到时官府追查起来，便也与自己不相干。

翟老四心里面虽有一些不甘心，但瞧里正都这么讲了，也不好再行坚持，闭口不言。

“既然大伙都没什么意见，那就都听我的安排。一部分人先赶回村子拿上锄头铁锹去往南山坡，剩下的人帮忙抬上金棺，务必在太阳落山之前，将这桩事情处理干净了。”翟伯叔说。

“里正说的是，这事要拖到了晚上，还不知会生出什么样的变故。婧儿，咱们腿脚慢，先走一步。”

婧儿“噢”了一声，搀扶着瞎子陈平往门外走去。

“那我们大伙也别愣着了。翟老四，你再把麻绳重新箍一箍，多上四个人，估计就能抬起来了。”翟伯叔瞧着瞎子陈平和婧儿出门，吩咐说。

翟老四虽然有一些心不甘情不愿，倒也没再行说什么，遵照里正的话，再次忙活起来。

待得一切布置妥善，八人抬起金棺，跟着里正翟伯叔及其余的归家村村民赶到南山坡，发现瞎子陈平已经指点搬来工具的村民挖掘开了。

翟伯叔叫翟老四等人把金棺暂置一旁，上前问瞎子陈平：“怎么，你说的那阳刚之地，就是这株八角树的下面？”

大清宝藏 1

“的确是这个地方。里正，根据我推断，这穴得挖深九尺，宽半丈，长度则不得超过棺身三十公分，否则这处阳刚之穴也困不住金棺内的僵尸。”

“这个事情还有这么多讲究？”翟伯叔说，“那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要能保我们归家村老小平平安安，该咋样就咋样。”

“里正，还真要把金棺给埋了？”翟老四想来还是不甘心，上来问。

“钱财乃身外之物，翟老四，你就别打这主意了。”

“不是，里正，我只是觉得这世上吧，到底有没有僵尸，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顶多只是民间有人传说罢了。”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没有的事情，人家又怎么会说起。再说了，这僵尸是什么东西，谁撞见了都难逃一劫，没有活着的人见过，那是在情理之中的。”瞎子陈平如此解释。

翟老四一时语塞，愣了半晌才悻悻地说：“反正我就觉得这事有欠妥当，咱们不能为了一些不着影儿的事情，就把自己给吓住了。”

“好了好了！”翟伯叔摆摆手说，“这事我们归家村大多数人都同意陈瞎子的处置方法，你一个人就别在这里唧咕了。”

翟老四讨了个没趣，踱步到挖掘坑穴的地方，赶巧下头挖穴的村民丢上来一条绳索，以便测量坑穴的深度。翟老四抢先拾起绳子，与下头的村民拉紧一测，瞧也没仔细瞧，便喊：“够了够了，差不多可以了。”

里正翟伯叔与瞎子陈平听到喊声，便都走了过去。翟伯叔瞧了翟老四一眼，说：“将绳子拿来给我。”不等翟老四拿来，已经伸手夺下来了。

“怎么样，里正？”瞎子陈平问道。

“嗯，是差不多了，再挖下去半尺，就够了。”

“我就说差不多了，你们还都不相信。”翟老四懒懒地说。

“算好九尺，就一定要挖到九尺，少一寸半寸都不行。”瞎子陈平说。

“没这么玄乎吧，少半寸都不行？”翟老四不相信地问。

“为了归家村全村人心里都能够踏实，这种事情，还是小心点好。”

“陈瞎子说的在理，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翟伯叔刚说到这里，突然坑穴底下有人叫道，“里正，这回应该差不多了，您老再给测着瞧瞧。”

大清宝藏 1

翟伯叔捏起绳子，与底下的村民拉紧一测，绳头和绳尾正好与坑面坑底一样高。翟伯叔向瞎子陈平说：“陈瞎子，这下真的好了，接下来该怎么着？”

“民间传说，阴棺入地不沾土。里正，坑穴底下最好铺上一层白灰，金棺才好入穴。”

“白灰？这下子到哪里去弄白灰？要不叫人回村子取来。”

瞎子陈平掐指算了算，说：“可能来不及了！这一来一回，怕要误了时辰。唉，都怪我一时疏忽，刚刚忘记提醒一声了。”

“这下如何是好？”

“里正，您老就别听瞎子陈平胡说八道了，哪有这么多的规矩，什么阴棺入地不沾土，我看还是把金棺抬回村子得了。”翟老四开口说。

“里正，没有白灰，瞎子我另有法子。您赶紧叫人去找四块与洗脸盆差不多大小的石头过来，把它埋在坑穴的四角，只要阴棺沾不到土，就不要紧。”

翟伯叔一听，赶忙吩咐下去。归家村的村民众多，不多时候，众村民就寻找来了十多块像模像样的石头。瞎子陈平叫坑穴底下的村民爬上来，自己一个人下到了坑底。据他说，石头不可以乱埋，得照着方位进行才行。

瞎子陈平下到坑穴底下，先在东南角顺着坑壁用手丈量了起来，测出一处方位，就用树枝插上做一个记号。待得四处方位都测量出来后，叫里正翟伯叔挑选出四块最匀称的石头用簸箕顺到坑底，他一个人埋了起来。

翟老四在上面看得奇怪，就问：“瞎子陈平，这方位既然你都已经丈量出来了，这埋石头的事就交给眼睛好使的人来好了，你还在那里瞎弄什么？”

“这事牵连整座归家村人的生死，我不自己亲手弄心里不放心。还有你们也不是没有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去折一枝松头枝过来，要两人多高的松树，最顶尖儿最嫩且还见得到光的枝头，要上树亲手折来。你们快点去吧，等我这里一布置妥当，差不多就好下棺了。”瞎子陈平蹲在坑穴底下边埋石头边说。

“你这是哪里来的破规矩？折那玩意儿有什么用？里正，我觉得这瞎子陈平是在想搞什么阴的，想独吞了这副金棺。”翟老四说。

“我看是你不甘心金棺就此埋了，你想整个归家村都跟着你惹上祸端是不是？”翟伯叔质问道。

“里正，瞧您说的，好像我翟老四就不是归家村的人似的，我这不也是为了大伙着想吗。”

“如果你真是为了大伙着想，就听陈瞎子的话，别在这里嚼舌根了，赶紧去折松头枝去。”

翟老四瞧了眼坑穴底下的瞎子陈平，悻悻地走了。不多时候，众村民陆续回来，每个人手中都抓着一枝新鲜的松枝。里正翟伯叔问瞎子陈平，这接下来该怎么着？

“我这下面也布置得差不多了。里正，您叫大伙把手上的松枝丢下来，马上就可以下棺了。”瞎子陈平说。

归家村的村民听到瞎子陈平这样讲，不等翟伯叔传话，各自都把手中的松枝往坑穴里头丢了下去。翟老四心中不舒服，故意把松枝往瞎子陈平脸上丢去，看扔了个正着，不觉嘿嘿笑了起来。

婧儿站在坑沿边上，一切都看在眼里，可是她心怯胆儿小，呆呆地望着翟老四，一脸惊怕。

翟老四故意冲她瞪了瞪眼，喝道：“小野种，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婧儿吓得一低头，不敢再看了。

“翟老四，你别吓坏了孩子。”里正翟伯叔瞧着他，摸了摸婧儿的脑袋说，“孩子不要怕，有伯伯在。”

“里正，我这是逗孩子玩呢。”翟老四十分得意，笑嘻嘻地吹起了口哨。

瞎子陈平把众村民扔下坑穴的松枝稍作打理，就抓住绳子让村民们拉了上来，对里正翟伯叔说：“里正，差不多可以下棺了。”

翟伯叔不敢怠慢，忙指挥众村民将金棺抬置下去，填上泥土压实，方才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总算可以放下了。